

第二十回 乍相見未說破猶自疑 大團圓看分明方知巧

詞曰：

口口聲聲道無恙。事在嫌疑，怎教人心放。百算惟思消死恨，何曾再想生模樣。

報道門前迎百輛，柳度花倩，有女誰承望。相逢原是舊新人，驚喜滿堂真快暢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長孫尚痛哭不已，管雷再三勸解，方才拭淚而起。因請到書廳上，鋪下紅氈，要以師生拜見。長孫尚復墮淚說道：「當日婚姻之事，雖有玉支璣定盟，卻尚未實結，而尊舅又正執經問難，故師生道嚴，婚姻禮略。今弟已僥倖科名，不能復為尊舅商量筆墨。況今先姐又為我捐生。我又奉旨歸娶，則師生之情可以少謝，而婚姻之痛，正爾傷心，安可不篤郎舅之好，以慰九泉。若據青氈之席，而妄自尊大，斷斷不可。」管雷苦苦敦請，而長孫畢竟不從，競對拜了四拜，方才坐下。

長孫尚道：「我長孫尚，一貧困寒儒，蒙尊公岳父與先姐文字相知，便慨留入幕，此千古特達之知己也。實指望博得一第，以謝青眼。奈何才入鳳池，而鴛幃已成總帳。雖號天泣地，無濟於生。即剖腹屠腸，亦何所補。惟今之計，惟有斷賊首，以報深仇，誓鰥居以示不背而已。」管雷道：「世事變幻不常，認真不得。尊師何為出此決絕之言耶？況今奉旨歸娶，豈可不娶而違旨？」長孫尚道：「請旨歸娶者，欲完玉支璣之盟。今支璣空設，而織女無人，將誰娶也？」管雷道：「聞卜小姐亦有玉支璣之約，何不移彼作此，或亦權變之一方也？」長孫尚道：「生者若移，死者何辜。世縱無常，我心不易。尊舅知我，何故不諒也？」管雷道：「門生小於，怎敢苦勸尊師。昨縣中來報說，家父還朝，進給尚書。請假歸裡，已蒙憐准，只伯歸期不遠，候家父歸時，自別有商酌。」長孫尚道：「既泰山錦旋，自當恭候，以聽指揮。」管雷欲款留再坐。長孫尚道：「剛到即來，老母溫情尚未少致，焉敢久留。」遂別了回家。

祖夫人道：「縣中李父母已來兩次了。」長孫尚道：「他來作甚麼？莫非又來追我的玉支璣。」祖夫人因道：「他買了新屋在大街上，門前豎立旗桿，堂上懸了新匾，十分華麗，屢屢要請我去居住。我因你未回來，故不肯去。今日連來，想又是為此。」正說不了，老僕又來報道：「縣裡李太爺轎子歇在林外，已步行到堂，要求老爺一見。」長孫尚吩咐道：「你可回覆說，老爺私行回家，衣冠俱在後面，便服不便相見，太爺請回，容明日到縣相見罷。」老僕出去回覆，又進來說道：「太爺說，老爺上台，何須衣冠，只求賜一見，便沐洪恩矣。」長孫尚恐過於矯抗，因走出來。李知縣看見，忙忙呈上手本，就當堂一跪。長孫尚忙挽起道：「老父母舊識，治生新進，怎麼行起客套禮來了。」李知縣道：「老大人乃玉堂大貴，知縣風塵下吏，禮宜如此，非過也。」彼此謙讓了半晌，方賓主坐下。

李知縣道：「知縣俗吏，有眼不識泰山，向多得罪，統祈海量包容。」長孫尚道：「往事口角不遜，彼此俱罷，不必提了。但聞老父母為治生新設一第，華麗異常。治生寒儒新進，價尚無償，如何敢居。有辜高義，卻將奈何？」李知縣道：「富貴行乎富貴。聖人之訓，夫豈不義。若名高金榜，而身處草茅，未免有辱朝廷。知縣仰體台意，因先治一居。明日聖旨到了，方有供奉之所。衣冠往來，方有晉接之地。乞老大人俯鑒微誠，移居於內，庶於禮體相宜。若慮傷廉，從容給價可也。」長孫尚本不欲居，被李知縣半情半理，說得痛快，又因草屋往來，實是不便，只得欣然笑納了。

正是：

行藏不必苦安排，春到枝頭花自開。

我本無心求富貴，誰知富貴逼人來。

李知縣見長孫尚肯移住新居，前結已解，方放心回縣不題。

卻說長孫尚既有了新居，請祖夫人移入居住。一面迎請聖旨，並人役一同到家。

原來強之良自報信之後，見長孫尚認作故舊，相待甚優，便迫隨不去，跟了回來。一路上，聞知長孫尚聲聲只要報卜成仁之仇，料想卜成仁必定著忙，因思乘機詐他一塊用用。一到青田縣，就來見卜成仁。卜成仁一見，就埋怨他道：「好人耶！今日也叫我呆著臉法強她。明日也叫我大著膽去追她，直叫我把管小姐威逼死了，你卻逃走的無影無蹤，叫我一個當災。幸虧得管公子年紀小，不曉得告人，故得挨延這條性命在此。今不幸，長孫尚中了榜眼，來復仇了。管侍郎又升了尚書，來索命了。還虧得近日家父有信來，叫我將舍妹玉支璣的婚姻來和他好。此事已央王相公說過了，尚不知何如？你今日忽然到來，莫非害我不盡情，又要來加害麼？」強之良聽了，歎氣道：「好人難做，冤屈死人。小弟勸你去親近管小姐，原是一片美情。不料管小姐性烈如此，競弄出這場大禍來。我想管小姐死了，惟有長孫尚一人，懷恨最深，故趕進去尋他挽回。不期他恰恰又高中了。他又十分念舊，留我住下，一刻不離。因此，乘機每每將令妹的婚姻挑逗他。恰喜尊公又央王相公也將此婚來說，已說得有幾分就緒。我恐怕明日事成，要尋原媒，一時無人，故又隨他回來。本是一團好意，你為何反。埋怨我。你既埋怨我，我只得去了。明日要成此婚姻，撮合無人，休要見怪。」就起身要走。

卜成仁聽見強之良說出他是原媒，因回噴作喜，慌忙留住道：「埋怨你，正是盼望你不來，你為何就認真起來。長孫榜眼既待你甚厚，這樁事全賴於你。若周全成了此事，免了我威逼之罪，我當重重相謝。」強之良道：「誰要你謝。只要你認我是個始終為朋友的好人。」卜成仁道：「多感，多感。」正是：

小人災禍暗中挑，災禍挑成只一逃。

背地說人言帶劍，當前依舊笑藏刀。

卜成仁與強之良以小人而弄小人，按下不題。

且說長孫尚奉旨歸娶，雖知管小姐死了，無人可娶。欲要上疏，說管小姐是卜成仁威逼死了，無奈管小姐死時，管公子不曾出得紙筆到府縣，一時無據，又不敢劈空上疏。欲要聽信人言，移花接木，將卜小姐充作管小姐娶了，以完玉支璣一段歸娶的公案，卻念管小姐情深義重，一旦死了，又娶別人，於心又萬萬不忍。欲要一味拒絕，又因王相公臨出京時，再三囑咐，難以回覆。計出此一

人商量。祖夫人道：「管小姐為你而死，你若守她之義，終身不娶，我也不強你。你若念及宗祧，終不免要娶。我心上有一淑女，雖不是管小姐，卻與管小姐一樣。我為母的主張，定要娶她，卻不許你更娶她人。」長孫尚道：「此女卻是何人？」祖夫人道：「此女姓戴，就是管小姐結義的姐妹。此女賢不過，孝不過，又才美不過，真淑女也。」長孫尚道：「此女緣何得知？」祖夫人道：「此女因管小姐臨死托她來看我，她不負所托，聞我有病，競親身來侍奉。寒即添衣，餓即勸飯，」又善於勸慰，使我愁見之歡然，悶見之釋然，故我近來形神安泰，皆此女之功也。娶婦不娶此女，更娶何人？」長孫尚道：「此女既來，如何不見？」祖夫人道：「此女當我淒涼愁若之時，朝夕不離。直到聞你中了鼎甲，見我心歡悅，方才辭去。自彼辭去，令我心中快快，如有所失，真淑女也。」長孫尚聽了想道：「管小姐才美賢淑，已不必言矣。即卜小姐支璣一詠，儒雅風流，睹其詩，如見其人，自應窈窕。二女一死一生，已難為情。今又添一未經擇婿，先得治心之戴小姐，一發亂人腸肚。」

長孫尚正躊躇不定，忽報管尚書馳驛還鄉，已到家矣。慌忙冠帶，打執事往拜。才到門落轎，早有一個家人低低稟道：「今日乃老爺榮歸吉日，求姑爺萬萬不可說出小姐之死，傷老爺之心，犯老爺之忌。」長孫尚正打帳進見，痛哭一場，以訴衷曲。忽見家人傳示，只得含屈，強作歡顏。才上月台，管尚書早迎出廳門，笑嘻嘻說道：「無忝一飛沖天，一鳴驚人，在此得意之際，可還思量及我與小女昔日之賞鑒私？」長孫尚道：「小婿貧困無聊，多蒙岳父大人並令愛小姐破格垂青，多方提拔，較之天地父母，更知親切。自違隔至今，魂夢未嘗少忘。今幸叨一第，止思承歡報德。但恨……」才說出「但恨」二字，管尚書即搖手止住道：「前程錦片，有何可恨？」長孫尚遂不敢再言。因步趨於管尚書之後，引入廳中，以翁婿之禮，拜了四拜。拜畢，侍坐於旁。

管尚書道：「老夫歸詢令堂親母康健安泰。則賢婿所請歸省之旨，可以報命矣。至於歸娶之事，賢婿抵家久矣，為何尚不料理，未免怠慢。若不曾請旨，怠慢無妨。今既請旨，卻是怠慢不得。」長孫尚道：「小婿怎敢怠慢，但事無頭緒，一時不便舉行，還要懇求岳父大人指教。」管尚書道：「明明之事，怎無頭緒？我見賢婿所上之疏，內稱玉支璣有聘，乞恩歸娶，只消問玉支璣所聘何人，行了大禮去娶就是了。明明之事，怎無頭緒？」長孫尚道：「玉支璣之聘，固然尚在。」只因昔是今非，其中有變，故不敢妄動。」管尚書道：「賢婿初入仕途，尚不知朝廷禮法，大凡事涉朝廷，便揣摩不得。縱使明知，亦須遵行有據，方可回旨。賢婿既奏過玉支璣有聘，可速照聘去娶。倘其有變，亦必俟其報明致變之由，然後可以據實回奏。若不一一奉行，而即思以傳聞復命，便是違旨，便是欺君，斷乎不可。」長孫尚聽了，吃驚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既是如此，且待小婿行過大禮，再求岳父指教。」管尚書道：「賢婿所定之玉支璣，小女受了。小女詠玉支璣之詩，以為答聘，賢婿收了。賢婿行禮來娶，不待言矣。但老夫行後，又聞賢婿於卜塚宰之令愛亦有玉支璣之聘。卜小姐於賢婿亦有玉支璣之詠以答聘，此事果有麼？」長孫尚道：「此事雖有，卻是卜成仁欺詐小婿。小婿遊戲應之，彼此俱非實情，如何當得實事。」管尚書道：「即行聘有物，答聘有詩，昔雖欺詐遊戲，今則已成實事。賢婿或隱蔽而不舉行，倘卜老指聘陳情，則賢婿未免有違旨欺君之罪，嗚呼可也！」長孫尚聽了，默默無語。

管尚書道：「賢婿不必沉吟，此乃奉旨之事，一痕也差池不得。賢婿有何隱情，不妨直說，好作商量。」長孫尚道：「才美千秋所重，令愛小姐才美舉國所知，姑且勿論。即卜小姐答聘一詩，風流大雅，實不易得，小婿雖愚，安能不慕。在卜子當時實實是假，今日去假成真，自是快事。但回思及令愛小姐，一番桃花潭水之情，今一旦據鵲巢而獨擁雉鳩，則其負心為何如，故寧甘伏違旨之罪，而不欲抱負心之愧，故低徊惆悵耳。」管尚書聽了，大笑道：「賢婿差矣。從來閨淑不妨有二。況小女又不嫉不妨，何為負心，有甚愧抱？苦苦推辭，可謂過情矣。賢婿且速歸，行禮事已定矣。毋容再議。」長孫尚見管尚書說到此際，詞語俱厲，不敢復辯。只得說道：「此俱奉岳父大人之命。但小婿還有隱情稟知岳父大人，上求裁度。」管尚書道：「更有何事？」長孫尚道：「小婿未歸未第之前，老母憂疑成病，賴一戴女推令愛小姐親愛之情，慇懃慰藉，方保無虞。今老母感之不盡，又稱其才美賢孝，欲小婿娶之為婦。今若單守岳父門楣，老母自然無說。若傍兼卜氏而不及戴，未免違母親之命，罪當何如？還求岳父教之。」管尚書道：「令堂之議，雖感深習熟，別具仁慈，然私也。今日之娶，是奉聖旨，公也。安可以私而廢公。倘親母必不忘情，娶後再娶可也。」長孫尚聽了，心服其處分之妙。遂連連打恭稱謝而出。正是：

處事雖兼情與理，審時先要別公私。

情理公私都慮到，自然半點不差池。

長孫尚辭了回家，將管尚書的前言細細與母親說知。祖夫人見管尚書論得公私有理，只得聽從。獨有長孫尚心下疑惑，暗想道：「管小姐既死，他競不提起，莫非受了卜尚書囑托，要我行了卜家的大禮，然後推辭？」然事已講定，無可奈何。只得備了兩副大禮，擇個吉日，一副托李知縣為媒，送到管尚書家來。一副仍央強之良原媒，送到卜尚書家來。

卜成仁見長孫榜眼行大禮來，喜得只是打跌。強之良再三邀功求賄賂，卜成仁一一奉承。這邊李知縣身雖為媒，押禮送到管尚書家來，心下還暗打帳著，他決然不受，別有一番議論。不期禮送到，管尚書競相見款留，歡然受了，一字也不說甚。

李知縣回來，復了長孫尚之命。各各懷抱鬼胎，不知是個甚麼意思。長孫尚又想到：「他受了大禮，卻將甚人嫁我。莫非到臨娶時方退？」再猜不出。

及到了親迎這日，大開喜筵，遍請合邑鄉紳。眾鄉紳見他少年鼎甲，誰不親來奉承，賀禮繽紛於道。到了黃昏，長孫尚身穿翰林吉服，簪花掛紅，親騎一匹駿馬，旌旗滿道，燈火分行，竹簫鼓樂前後簇擁，來到管尚書家親迎。既到了門前，心下還鶻鶻突突的恐有變卦。不期，候不多時，早有一位新人上轎，管雷騎馬在後面送嫁。長孫尚見了，又驚又喜，暗想道：「此卻是誰？莫非叫人代替？前聞要卜小姐移花接木，今卜小姐已自於歸，豈復代人？」推測不出。須臾到了，吩咐稍停。

另是一番旌旗燈火，笙簫鼓樂復到卜尚書家親迎。候不多時，鄭夫人打發了卜小姐上轎。卜成仁見光景有幾分無恙，便歡歡喜喜，也騎馬跟在妹子轎後送嫁。

須臾到了，長孫尚方命兩轎分左右一齊抬入後堂。趕出眾人，開了轎門，令各家的侍妾挽扶出來，簇擁上堂。此時堂上燈燭輝煌，香煙馥鬱。長孫尚先自拜過了天地，然後自居於中，請管小姐居左，卜小姐居右，三人交拜，以成夫婦之禮。拜畢，復令侍妾挽扶，擁入洞房，然後揭去蓋頭，覲面相見，同飲合巹之禮。長孫尚偷眼將二小姐一看，一個裊裊婷婷，比花解語，一個溫溫軟軟，似玉生香。真是天仙一對，神女一雙，不勝大喜，大家同飲。

不過數懷，長孫尚懷疑不解，便忍不住，遂開口問管小姐道：「合邑之人皆傳夫人為卜舅所逼，已遭大變，為何安然無恙也？」管小姐全不作兒女之態，競朗然應道：「賤妾既受君子之聘，蘋蘩是任，安敢輕生。相傳之變，不過借此以驚蜂蝶耳。有何大害，至於殺身。」長孫尚聽了，直喜得眼躍眉揚，鼓舞稱快道：「夫人好妙用耶！不獨驚殺卜舅，凡相識妾友無不驚殺也！」又問管小姐

道：「夫人既無恙，老母抱病，所托看視老母之戴女，又未知是何人？」管小姐道：「戴女即妾也。恐露妾機，故假托姓名耳。」長孫肖聽了，不勝羨歎道：「一緣才定，就勞如此用心，真令人感激不盡。」此時祖夫人，因寡居吉日不便相見。長孫肖恐其掛念，忙命一侍妾入內報知。

然後又問卜小姐道：「玉支璣之聘，原屬令兄之虛假，彼時寒儒，焉敢過望。不意天原有在，得蒙夫人答聘之詩，始知有美，不能無思。今忽借假成真，真出望外。」卜小姐道：「賤妾弱女，嚴父在京，親母見背，從來戶外不窺，安知吉士。惟獵詩書，用代針線，不意為兄所愚，妾題以涉多露。後又急望保全，假父命逼親，不能自主。幸賴青眉賢姐，扶持閨體，補遺妄還。又蒙君子高義，百輛同迎，使賤妾今日娥眉不屈。庶異日箕帚無慚，誠不幸中之大幸也。」於是一夫二婦，金玉相輝，左眉右髻，應接不暇。閨房樂事，於茲占盡矣。

到了次日，傳出管小姐是捉弄卜公子，原未曾死。合邑人間知，無不稱奇稱快。將一個卜公子幾乎氣死，受了多少驚慌恐張，都是虛的。

李知縣也自笑被她耍了。怪道管公子不出一詞，強之良也自追悔，空逃走了一番。報到京中，不獨卜尚書稱快，連王相公也驚訝以為奇。

長孫肖因宜家得意，只在家留過了年餘，方進京復命。後來無風無浪，也真做到侍郎。兩夫人各生一於，俱成偉器。管尚書從此告病不出，教子管雷，也登了科甲。管尚書因兒女婚嫁畢，遂一意辟谷。雖不逃命，也能得其遺意，已登了上壽。後人覽史，因題詩贊之道：

絕代佳人信有之，難於同地更同時。

一朝才美相逢巧，敢誇千秋閨閣奇。

[返回 >> 玉支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